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解风情:10年精短随笔 100篇/百花文艺出版社编.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ISBN 7-5306-3160-8

I. 谁… II. 百…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5643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bhpubl@publicl.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省滨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5 插页 4 字数 196 千字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定价 15.00 元

目摇录



坐井观天记	金克木摇 员
荧屏星空	金克木摇 源
人生能得几清游	(香港)曾敏之摇 远
生摇存	韩美林摇 怨
谁见过……	詹克明摇 猿
城里人吃什么？	蒋子龙摇 缘
比手机	蒋子龙摇 愿
饿他三天以后	韩少功摇 园
阳台上的遗憾	韩少功摇 缘
雾搬了家	萧摇乾摇 愿
不妨承认“末日”的可能	毛志成摇 猿
望山偶得	冀摇沅摇 猿
墨镜的边缘	(美国)喻丽清摇 苑
寒山一得	陆文夫摇 园
内与外	(美国)海摇龙摇 猿
踏冰看黄河	朱增泉摇 苑
三步舞出一个圆	高红十摇 愿
种瓜得豆	方英文摇 缘
失败者的魅力	杨摇肃摇 猿
哭的随想	胡占凡摇 苑

化石玄想录
话语是一个美丽的陷阱
著名未必真本事

雷摇达摇 远
池摇莉摇 远
方摇方摇 远

● ●

绑匪的纸条
壮士的回归
论大丈夫
“孝”字怎么写
且看小人
文人与吃
残摇页
越过路牌走下去
谈“性情中人”
托尔斯泰的眼泪
生命是忧伤的
卡夫卡穿衣
遥望江南
汪精卫与汉奸文化
“情奔金庸”种种
金庸不败

余秋雨摇 远
余秋雨摇 殒
舒摇展摇 殒
冰摇心摇 苑
杨闻宇摇 殒
蔡旭东摇 愿
谢友鄞摇 愿
邓琮琮摇 愿
(香港) 曾敏之摇 愿
余摇杰摇 怨
余摇杰摇 怨
钱定平摇 怨
红摇柯摇 源
红摇柯摇 苑
(加拿大) 冯湘湘摇 怨
方红艳摇 猿

● ● ●

爱情不风流

周国平摇 远

未来的婚姻	何立伟摇	员愿
同你白说呵老爸	何立伟摇	员愿
谁解风情	苏摇迪摇	员蒙
最后的书生爱情	流星雨摇	员近
另眼看风骚	味摇丛摇	员园
美的魅惑	骆玉明摇	员蒙
可叹人间无数	潘向黎摇	员远
莫道无情却有情	(加拿大) 冯湘湘摇	员怨
爱画弯月的人	(加拿大) 冯湘湘摇	员园
时尚的胜利	李摇晶摇	员豫
情感痛点	邱华栋摇	员愿
情书的哲学	赵鑫珊摇	员蒙
“水做的女人”也厉害	陈晓明摇	员源
世纪末的情书	常摇郎摇	员近
波波的选择	殷慧芬摇	员愿
当爱情挂在商店里的时候	邓乃刚摇	员员
用生命刻画爱情	曾友田摇	员源

● ● ● ●

自欺而不欺人	张中行摇	员远
我喜欢幽默	王摇蒙摇	员怨
爱孤独如爱自由	(瑞士) 赵淑侠摇	员园
说摇话	贾平凹摇	员园
苦的感悟	侯摇军摇	员源

过简单的生活
珍惜愤怒
不妨滑稽一下
给心房下一场雪
怎一个“闲”字了得？
笑自己
半个自己
忏悔
清贫之美
爱闲说
安魂之境
事不过三

蔡芳本摇员苑
毕淑敏摇员怨
张摇洁摇员员
刘心武摇员猿
邵燕祥摇员缘
郝明松摇员苑
陈摇染摇员愿
肖复兴摇员园
伍立杨摇员圆
(香港)董摇桥摇员源
李摇劭摇员苑
戴厚英摇圆园



感动的能力
复杂的必要
读书吃饭论
上海与人海
《曲终集》后记
从《验方新编》说起
永玉题跋
诗言志，歌永言
林凡本色是诗人
听摇琴

张摇炜摇圆圆
史铁生摇圆缘
周摇涛摇圆苑
柯摇灵摇圆园
孙摇犁摇圆圆
钟叔河摇圆猿
黄永玉摇圆苑
文怀沙摇圆员
李存葆摇圆缘
高洪波摇圆苑

画驴歌	(旅澳) 黄苗子摇圆园
文阡字陌间	邵燕祥摇圆园
鸟鸣山更幽	(香港) 郑培凯摇圆源
张飞也妩媚	(香港) 郑培凯摇圆缘
采撷“地气”	肖亦农摇圆远
建筑的愚人节	李敬泽摇圆愿
好读书	贾平凹摇圆员
此情可待成追忆	武俊瑶摇圆圆
以自然为镜	梁摇衡摇圆源
灵魂的歌唱与谛听	马丽华摇圆远
艺术圣境通鬼神	谢友鄞摇圆愿
“学”之发达	陈四益摇圆员
名人字画及其他	浪摇波摇圆猿
灯下记艺	(美国) 马国亮摇圆源
您是否入“流”?	李国涛摇圆愿
庄严的美摇悲壮的诗	天摇蔚摇圆员
编后感言	甘以雯摇圆源

坐井观天记

金克木

摇摇老来很少出门，近又两三个月不下楼，耳聋眼花，报纸广播电视书刊少听少看，正是清静无为。不幸凡心不死，仍旧胡思乱想天南地北，岂知今天世界是什么样子？竟敢信口开河，真正是坐井观天了。

一想到坐井观天，便记起韩愈的《原道》。他笑“老子之小仁义”是“坐井而观天”。对于大贤韩老前辈是不应当不恭敬的，可是也得说点老实话。他这比喻虽说得好，流传千古，却也透露出他大概对观察天象不感兴趣。坐在井里望天仿佛在望远镜中定点窥探。若是观察之外再加一点思考，就可见井中之天是不停变动的。不仅星辰昼夜旋转，而且日光月光射入角度也不断改变。井外所见之天虽大，却往往对变动视而不见，不如井中定点观测容易发现。所以坐井观天虽然所见者小而所知者倒不一定少。但若不见也不知有井外之天，所见的天只是一条狭长的循环圈，那就是韩公所讥笑的了。

韩愈讥笑老子，由此我又想到，他又何尝见到老子的全部。《老子》这部书一开头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有、无对立，容易懂。道、名并列，为什么？多少年来讲老子都只说“道”，不说“名”，为什么？老子接着说：“此两者同出而异名。”这个“名”又是什么？是不是前面那个“名”？接着又说，“同谓之玄”，而“玄”又是“妙”。古今注解不知有多少，对这几个词怎么解说？有见有不见，岂见全天象？

老子也讲“名”，孔子也讲“名”，不但“正名”，还有所谓“名教”。这个“名”字实在重要，可惜我说不出道理。坐井观天，不见北极。

忽然记起，利玛窦著《经天该》，第一句是“向北先看极出地。”这是定纬度。坐在井中观天，不能见到北极离地平线有多高，也就不知道地上的纬度，不知道自己的观察立足点。可是从这固定的点上观天，看熟了，一出井，立刻能分辨井中熟识的和井外生疏的日月星辰方位以及运行路线。心中有个底可以对照，这又比只在井外未曾定点观测的强了。观天要知地，先明白自己站在哪儿，知道自己由地观天所处之点。站在地上看不见大地，又得靠观天才能定下来。坐井观天，既见天之变，又知地上井中这一点之不变，如果能观察思考，坐井观天也未可厚非。

由老子的道又想到了禅。近来谈禅之风大盛，恐怕与国外有关。半个世纪以前我看到日本人铃木用英文写给外国人看的谈禅的书。当然他是站在日本人的观察点上说外国话的。于是全世界讲禅都用日本的汉字发音 禅，好像国际上谈围棋都用日本的汉字发音 早一样，不顾棋字源出中国而禅字本是印度发音了。谈禅的好像多是谈宋朝人编撰的书中故事和门派，讲道理的《宗镜录》少有人提。据我所知，多少年来出家人最常念诵的经是《心经》，还有《金刚》、《法华》、《楞严》等经，没有人念《坛经》，那不是佛说的“经”。庙里参禅的禅堂匾额上的“禅”字不用繁体字的两个口字而用简化的两个点，据说是禅不能开口。禅堂打坐一片寂静。所参的“话头”最普遍用的是达摩祖师“西来大意”，往往写这四个字贴在墙上。口头传授的一句要参悟的话通常是：“父母未生我以前，我在何处？”这也是不能说出口的。现在不少人谈的禅不像是出家人的，不是信佛修行的，而是读书人的，甚至是不信佛的人的。好比贾宝玉，忽然谈禅，其实是在说情话。照他那样，出家也只能是“情僧”，作《红楼梦》别名《情僧录》。那书岂是真正的“石头”所记？他学来学去不过是书生的口头禅罢了。不用说，学者

们所谈的禅是高深学术,又当别论。

在下坐井观天,所以对许多高深道理不懂。孟夫子说过“君为轻”。黄宗羲作过《原君》。严复也曾作文骂君王是大盗。王充、李贽都说过一些对圣人大不敬的话。可是上下两千多年中他们没有产生多大开拓人心胸的效果。反而笛卡儿、培根、卢梭所说的话平淡无奇,警句也不如中国之多,并不明目张胆反君王,反神圣,反教会,竟然激起了思想大潮,影响到全世界。他们的学说中国早有人介绍(例如清末梁启超《新民丛报》),可是书却迟迟未译。后来译出来了,看的人也不多,每人只有几句话流传。仿佛井中之天。像卢梭的《爱弥儿》早有汉译,名为小说,实如论文,没有激烈言语,写教育儿童很沉闷,怎么会引起当局大怒,又烧毁、又禁止,那么紧张?像笛卡儿的《方法谈》,一开头就自认平常人,说平常话,自称是说自己的故事,毫无大声疾呼,而且他所建立的学说,牛顿一出来,几乎全部倒塌了,只剩下解析几何和“我思故我在”,为什么他能成为开发新思想的祖师爷?人若不思,不动脑子,成为植物人,“客”观上存在,“主”观上他还意识到“我在”吗?这话平平常常毫不惊人,不过是着重思,又不见上下文,怎么居然掀起层层波浪,好像孟子说的洪水猛兽呢?

坐井观天照这样思下去会越思越想越糊涂,因此还是出井去看世界的好。风景美丽,房屋高大,应酬繁多,看得眼花缭乱也就无暇去思了。不幸我已老迈,下楼尚难,何况出井?只好将胡思乱想写成小文供自己和别人解闷了。

荧屏星空

金克木

摇摇想不到我的老运忽然亨通一次：今年我望见了海尔——波普彗星，用我的消磨了八十五年的老眼，加上一副陈旧的儿童玩具望远镜。

住在日新月异的现代大城市里，有一项损失是望不见星空了。高楼大厦和如同白昼的灯光遮蔽了天空的星月交辉。左右前后都是人群。飞上天去也是在机舱里，和在火车汽车里一样。人的世界越来越小了。天越来越远了。心胸怎么能不狭窄？眼光怎么能远大？从前人抬头可见嫦娥和织女随星光在想象中露面。现在人面前就是歌星舞星，明星成为现实的活人了。

说精神，道文明，只怕离不开扩展心中的世界直到记得有个无边的宇宙。若只以“我”为中心画圆圈，只见切身利益，忙忙碌碌只有“我的”这个，“我的”那个，不出自己的周围，难免不知“天高地厚”了。

“无我”是凡人做不到的。我这篇闲谈也是从我望见彗星想起的，不过想来想去就不切实际跑到天边去了。我不知道有一点胡思乱想是不是比完全没有好，但在做报告和发表议论以外还能闲谈一些废话，不至于有多大的害处吧？

念念不忘过去的辉煌不如抽空想想怎么适应现在以走向未来。怀念古人在《诗经》时代个个知道“三星在户”，不如也想想怎么让今人知道一点宇宙的“黑洞”并不是空洞，知道小行星也不算小，足够碰伤地球。埋怨现代城市不见星空，不如想方设法使“观源

天”现代化。普及天文科学常识,从观星提高艺术情趣,有一个现代化方式,就是利用电视,把天空搬上荧屏。

我若有一位“大款”朋友,我一定鼓动他在电视屏幕上“协助播出”一份广告节目,每周一次五分钟就够。请天文台的先生们编发“本周星空”和“本月天象”,含有科学的图解和艺术性的照片及有趣的讲话,不是干巴巴的气象图,也不是耸人听闻的广告画面。说“北斗七星”中藏有第八颗,肉眼看见了就是标准好视力。显示“造父变星”的忽明忽暗周期还不到一天,原因是明暗双星相对转。让大家看到惟一可用肉眼望见的银河系外大星云,那星光的出发时间是在光一秒钟走三十万公里走了几十万年前。这样的画面没人看?这样的谈话没人听?我不信。这节目可以叫做“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天,就我所知,在中国几千年文化中比在世界其它文化中地位更高,含义更广,离人也更近。日月星空是天的形象显现。难道人现代化了,天就淡化“淡出”了吗?

从前人把“侃大山”闲聊叫做“谈天”。我这篇闲谈可算是名副其实的“谈天”吧?

人生能得几清游

(香港) 曾敏之

摇摇自从苏东坡写了“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雪泥。雪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这样一首诗，影响深远，千载以还，被人引用，以为浪迹天涯，旅游异地，似乎于离开那地方之时应留下一点什么以作纪念。因而旗亭题壁，驿站吟诗，固然属于风雅的一种，有的于所到之处，也在墙上、在树干上刻下“到此一游”的文字，署以年月、大名，算是回应了苏东坡留下“指爪”的诗情。

想起来，凡此种种的题诗、题字，既是未能免俗，其实更是人生如过客的自我安慰。

可是时代不同，古今旅游的情景，已是天壤之别了。古代因交通梗阻，山川遥隔，凡是出门就不免有感于困顿风尘，飘泊羁旅，难于再会，所谓“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杜甫诗），怎能不萌发生离死别的慨叹与惆怅呢？江淹因此写了著名的《别赋》，以“春草绿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而传诵千古。

今之旅游，却完全不同，轻车上道，航机起飞，万里如咫尺，朝发而夕至。要旅游名胜古迹，都可参加旅游团，有人指引安排，畅行无阻，是不必多兴“行路难”之叹了。

我平生爱旅游，以祖国的山川名胜而论，令我留下难忘印象的是自然景观，如三峡、漓江、泰山、庐山、西湖、太湖、峨嵋、青城以至秦皇岛、北戴河的海滨都会履痕处处，享受过自然美的情趣。再以人文景观的胜地而言，如苏州园林、北京故宫、曲阜三孔、颐和园、中山陵、秦淮河也畅游过了，真是发不尽的思古幽情。最感气势磅
远

礴、眼界开拓的还有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山海关、老龙头长城、南昌的滕王阁、武汉的黄鹤楼……

虽然游历了许多地方，但仍难免于遗憾，就是有新开发的风景点如九寨沟、桐庐瑶琳洞、织金洞、武陵源、五大连池及黄河壶口瀑布十大风景区都未涉足，什么时候能去，就难预卜了。最令我耿耿于怀的是对富春江的向往，因为读过六朝时代吴均写的《与宋元思书》，描绘江南富阳至桐庐的富春江景色：“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读过郁达夫写的富春江游记，也描绘得风景佳绝。三年前曾约了移民美国的朱后平兄，在北京的吕德润兄准备于暮春三月，江南草长莺飞时节联袂作富春江之游，一偿夙愿。不料后平兄来不及归国，就以癌症不治离开尘世了；德润兄也以伤足治疗，暂难走动。于是这一段山水因缘未能结上，真是人生飞絮，世事如尘，徒唤奈何了！

最近涉猎到清代词人宋湘的一些史料，颇有禅机的启发，心境为之豁然开朗。宋湘生于乾隆十三年戊辰（一七四八），卒于道光六年丙戌（一八二六），享年七十九岁。当他辞世的前一天，仍然行动自如，如常操作浇花剪草。晚间将寝，却告诫仆人：“明日我生辰，尔辈勿早来叩祝，吾欲得酣睡也。”到了次晨，宋湘高卧不起，竟然物化了。真是“种花事了万缘空”！

最值得可作禅机参解的是宋湘题于旅途茶亭壁上的一副长联，是他于嘉庆年间经大庾岭入都，在粤赣交界处茶亭小憩，看到来往旅客行色匆匆，不禁感从中来，以敏捷的才思写出来的——

今日之东，明日之西，青山叠叠，流水悠悠，走不尽楚峡秦关，填不满心潭欲壑。力兮项羽，智兮曹操，乌江赤壁空烦恼。忙什么？请君静坐片时，把寸心想后思前，得安闲处且安闲，莫放春秋佳日过；

这条路来，那条路去，风尘扰扰，驿站迢迢，带不去白璧黄金，留不住朱颜皓齿。富若石崇，贵若杨素，绿珠红拂终成梦。恨怎苑

的？劝你解下几文，沽一壶猜三度四，遇畅饮时须畅饮，最难风雨故人来。

从宋湘题的长联，可说写尽了人生逆旅的世态，虽然无一字涉及佛门偈语，却流露了丰富的阅历警世的情怀。宋湘之浇花坐化，与他之参透人生因果大有关系。

当我也“把寸心想后思前”的时候，对“人生能得几清游”更是看重了，对友情之道也重估了，既要“莫放春秋佳日过”，也珍惜“最难风雨故人来”！

生摇存

韩美林

摇摇四十多年前偶游前门，曾见到一个商店橱窗里摆放着一只大高脚玻璃酒杯，里面盛着一只转不过身来几乎与酒杯一样大小的金鱼，它在那一点可怜的水里张着大嘴艰难地呼吸着……我至今不忘。

不管他们这样摆放是为了卖金鱼或是卖杯子或是好玩，一切都不重要，我想到的是：“生存”二字。

由此我又想起了一连串的生存……

1949年底济南刚刚解放，战争在全国已经拉开序幕，淮海战役还没有发动，拉炮弹是用骡马大车。我走在四里山下，听到一声巨响，看热闹的人流把我裹挟到事故现场，一个驾车的骡子两条后腿全被炸掉，它不会叫，只是瞪着两只露白的大眼，哀哀地看着人群，那赶车的老头早已被炸没了。他们也算来到这世上场。

我家大街南口一个卖洋糖的，一个拉黄包车的，一个是站不起来要饭的残废，几年如一日的在一起。他们身后是一个卖杂货和一个卖羊肉包子的，那散发的荷叶包子味我虽然都记得，但我永远不忘的是有一天那个满头毛毡带草的残废人就死在原地，旁边还放着要来的几个小钱，无人来收尸……

六七岁时去院前街经过冻源宾馆，那里是日本宪兵队。我小孩不知什么是日本宪兵，但每次经过都能听到里面狼狗声、训练口令声……我不能忘记的是那里面传来的抗日志士受酷刑的惨叫声，我虽然是小孩，这凄厉的一声声一世也忘不掉……

怨

我看到如花似玉的新娘，爸爸妈妈亲自从农村送来济南，嫁给邻居一个剃头的，没到半年一身性病要了这个姑娘的命。这个缺德丈夫叫小德……

1958年去青岛的路上认识一个坐在对过的姑娘，都是小孩子，所以也是小孩交情。她漂亮、开朗、大器，在济南上中学。1958年我回家乡，没想到她成了名角。1960年代初，听说她已去劳改，是坏分子……这三级跳的一生活得多窝囊。

我经常两手把眼一捂，感叹这人生。后来也联想到马生在世、牛生在世、鸟生在世……怎么都活得那么艰难。甚至坏人也活得很艰难，我看到小偷被抓到挨揍的时候，我也看到坏人作恶被枪毙的时候，他们那种生存方式换来一生的胆战心惊，甚至小命一条。二十来岁就回到阴曹地府，这也算是来到这世上吗？

为了生存，人们不管什么工作、什么条件都有干的。当官的、听差的、卖咸鸭蛋的、贩卖妇女的、开车的、撑船的、当尼姑的、捉黄鼠狼子的……大千世界无所不有，你听说过有卖空气、卖眼睛、出租哭笑和死尸的吗？人间都有，三百六十行算小儿科，三万六千行也不能算多。

仅仅这要饭的，现在与从前就不一样了。现在不是趴在地上的，就是小孩抱人大腿不让走的，花样不多。以前什么方式的都有，吃丐、艺丐、残丐、义丐、怪丐、童丐、女丐、隐丐、仙丐、孝丐、哑丐、佛丐、刑丐、贼丐、药丐……无其不有。他们用各种方式生存下来。

人来到这世上总要活下去，你没听说过为了生存男扮女装六十多年的吧？那冒牌富翁、冒牌总统、冒牌儿子、孙子、滴答孙的都有……人要没有脸皮，只为了钱当孙子还不容易吗？比卖眼睛的强多了，叫爷爷比挖一只眼好受，至少不疼。江湖骗子、政治骗子、爱情骗子……有这些人存在，写小说的人也不累。

人比动物强在于人有脑子，所以生存方式花样就多了。动物

只是上帝给了多少用多少,应变能力与人一比只能“兄弟本领有限了”。我难受的是再狡猾的狐狸能狡猾过猎人吗?

世界上还有几种动物没受人的侵害?咱们吓唬孩子的老是把老虎和狼搬出来,岂不知虎崽、狼崽从虎妈妈、狼妈妈那里听到的可是“人来了!”

在非洲有个民族娶个媳妇必须得杀死一只狮子,这狮子能不灭绝吗?所以幼狮一生下来不到三个月就得学会狩猎和警戒。小小的牛羚生下来十分钟就站起来走路了,第二天就跟着妈妈时速五十多公里的逃命……

为了生存,小海龟一生下来就往海里跑,小小年纪要游上五千海里才到达它们生存的南美洲。我们人呢?一个 5 岁的人也还是孩子,5 岁能跑五十多公里吗?5 岁能不断的游五千海里吗?我们刚刚生下的婴儿能在十分钟站起来又走又跑吗?

世界很奇怪,我们人类生活比动物强,为什么?因为人类有个脑子。也正是这个脑子,人类为自己创造的生活条件,又使人类的生存能力逐渐退化而不及动物,这相辅相成的道理,在人类文明史上早已被证实,将来人类文明有可能被文明所毁掉,这表现在替代人类劳动的高科技,以及能源无休止的开发、大气污染、环境破坏、植被减少、水土流失、人口膨胀、教育失衡……

为了生存,北极有人,喜马拉雅山有人,没有水的大沙漠也有人。为了生存条件更好一些,姑娘嫁人都是风一阵雨一阵。以前不讲,嫁土匪、嫁汉奸、连嫁死人的都有,现在来看,文革时期嫁军代表的有之,军代表一复员不愿跟着去农村,离婚带孩子凑合着在娘家被指头指脸的过着比童养媳还不如的生活。后来知识分子吃香了,嫁知识分子成了时髦。这婚姻条件一直变幻无穷,婚姻局势像买股票一样今天升了明天降了。嫁外国人、嫁港台人、嫁大款,嫁着嫁着又不嫁了,“人不能吊在一棵树上”,她们“要活过程不活目的”了。今朝有酒今朝醉,能玩几个算几个。趁着青春不